

妖媚在貴妃演義

《后妃演義》系列 主編 高成文 符季君
青葉 著



妖媚庄贵妃演义

青叶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《后妃演义》系列

武则天贵妃演义

主编

高成文 符季君 青叶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省地质测绘印刷中心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1991年8月第1版

印张: 15.375

199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册

ISBN 7-5387-0856-7/1·791

定价: 13.50元

全套定价: 58.50元

—

后金天命十年（1625年）二月。

广袤的科尔沁草原上，刚刚落过一场大雪，整个原野堆银砌玉，裹素罩白，显得格外洁净。除了东方天际刚刚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之外，远处的山峦，近边的林木，广阔的田野都是银白的世界。

突然，在蓝天和雪野的交际处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儿，这个小红点儿迅疾地向西南方向移动。红点儿渐渐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真切，原来是一匹毛色火红、腿高体长的骏马。这马四蹄腾空，箭一般飞驰而来。

马上是一位蒙古少女，正踏双镫高耸身，握辔扬鞭驱马急驰，矫捷雄健之中，粗犷骠悍之内，别饶风韵。她那浓密的刘海上，淡淡的蛾眉上，结满了晶莹的霜花。七根又亮又黑的发辫上，从辫根至辫梢，缀满了宝石、玛瑙、珍珠、珊瑚，在红日的映照下，熠熠闪光。头戴羊羔皮雷帽、绸缎做盖儿，顶上嵌着珠玉的帽子，身穿柳眉式的绣花边绫锦长袍，桃红的颜色十分耀眼，腰系一条宽宽的绸带，脚登船形长筒皮靴。

只见这蒙古少女在风驰电掣般纵马狂奔中，微转粉颈，头略倾侧，回眸一望，瞥见自己所来之处，正隐隐约约涌出一队人马来。她右手高扬马鞭，左手紧勒缰绳，火炭般的烈马，

在女主人突然发出的命令下陡然立住，后蹄如两根扎根的石柱巍然不动，前蹄腾空而起，卷起阵阵雪霰，纷纷扬扬洒落下来，竟落满了她的一身。

那马嘶鸣一声，打破了静寂的雪野，又按着女主人的意愿，向着来处，向着远方出现的人马驰去。蒙古少女立马扬鞭，追风逐电，驰骋雪原，顾盼生姿，红扑扑的双颊上，时时闪露着英武而又得意的神色，却又不乏媚态可人的风姿。

这蒙古少女姓博尔济吉特氏，乳名小玉儿，芳龄十三，正像一朵草原上含苞待放的押不路花。她正在父亲——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陪送下，前往后金的都城沈阳，嫁给后金罕王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庄妃。后来她尽心竭力地辅佐丈夫皇太极、儿子福临（顺治皇帝）、孙子玄烨（康熙皇帝），为清朝入主中原、统一天下，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这时，小玉儿一边不断地挥动马鞭，令马飞驰，一边用脆生生的嗓音吆喝着，令马加速。她忽而纵身一跃，稳稳地站在马鞍桥上，抖缰挥鞭；忽而飞身下滑，来个镫里藏身，让人不见踪影；忽而又远远地掷出马鞭，再单脚挂镫，俯身从雪地上抓起马鞭；忽而又翻身跳下马来，再紧跑几步，跃上马背……

当小玉儿来到大队人马近前时，人群中爆发出一片赞扬的喝彩声。

“住口！”

忽然，马队前一位蒙古长者，发出了威严的喊声。

偌大的马队立时静了下来，鸦雀无声，只能听到群马中

不时传来喷鼻声。人们都敬畏地注视着这位喊话人。

他就是科尔沁部贝勒寨桑。

寨桑端坐马鞍，满脸怒气，严厉地向小玉儿喊道：“过来！”

小玉儿不情愿地两脚一磕马镫，来到寨桑身边。

寨桑高高地举起马鞭，狠狠地向小玉儿的头上打去，可是鞭子不知着了什么魔，在半空中停下来，竟没有落到小玉儿身上。停在半空许久的鞭子，忽的往下一甩，重重的打在小玉儿坐骑的屁股上。马儿突遭一鞭，猛的往前一窜，险些撞到寨桑的马头上，多亏手疾眼快的小玉儿，用力一带缰绳，把马儿扯到了一边。

“阿爸！我怎么了，惹您发这么大的火！”小玉儿娇嗔地看着父亲，声音甜甜地说。

“怎么了？这你应该知道。在家里，你阿妈，我，不知嘱咐你多少遍了，让你要稳重些，规矩些，可你就是不听。”

“我怎么不稳重了？怎么不规矩了？”小玉儿不服气地质问着父亲。

“好个小玉儿！你还敢强嘴！”寨桑说着说着又发起火来，垂下的马鞭又举了起来。不过，这次没有举过头顶，而是用鞭梢指着小玉儿说：

“你说说，这一路上，你安安生生地在马队中走过几天。你一会儿单人匹马冲到前边，一会儿又落得老远，还得让大家等你，这叫稳重吗？这还不算。你还时不时地练上几套马术，又绕马脖子，又钻马肚子，这叫规矩吗？”

听了寨桑的一番严厉责备，句句数落，小玉儿很不服气，就摆出了自己的理由：

“阿爸，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吗，说马是蒙古人的生命，蒙古人离了马就不能活。要靠它保卫草原，要靠它穿衣吃饭。我们是生长在马背上的民族，马背是我们的摇篮，马背是我们行走的工具。我练练马有什么不对！”

“哼，你还真有说的。”

“这道理是您教的。我从三岁起，您就教我骑马，再大一点儿，您亲手交给我马鞭子，让我骑烈马，驯烈马。又给我一根套马杆，让我和男孩子们一起，演习咱们蒙古人传统的‘诈马戏’（一种套马竞技）。您还常说，学骑马，不仅是学技艺，还是锻炼意志，培养品格。我在行进的路上，纵马飞驰一番，哪儿不对了呢？”

“话是不错。不过时间不对，场合不对。”

“在这茫茫雪原上，在这晴朗的早晨，跑跑马，活动一下筋骨，我想正是好时候！”

听了小玉儿连续说出的一番话，寨桑不仅哈哈大笑起来。指着小玉儿说：

“你这鬼丫头，真会巧辩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要说什么，你心里完全明白，这还用我说破吗？”

“阿爸！您……”小玉儿没有说下去，桃花似的双颊上掠过一层浓重的红晕，显得更娇艳、更秀美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寨桑察觉了女儿的羞涩之情，禁不住爽朗地笑起来。

父女俩双马靠拢，并驾齐驱，信马由缰，踏着碎步，走在队伍的前面。

寨桑回头指了指在雪地上逶迤前进的大队人马，又转回

头来，盯着女儿，深情地说：

“我们这一队人，不是遵罕王之命去出征，也不是寻找草场到远方游牧，更不是到山野荒原去射猎嬉游。这么多的人，连你阿爸也在内，都是为了你，是为你出嫁，给你送亲。”

老寨桑被深深的感情搅动着，打住了话头。积雪飞扬，马蹄哒哒，似乎在诉说着父女两人的心曲。父女俩也各自在想着心事，任凭马儿放慢了步子，轻快地走着，也不再挥鞭策马了。就这样静静地、舒缓地走了一段路，寨桑觉得有些话还不能不再说一次，尽管这些话先前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了，但是还是有再三叮咛的必要。于是，他就严肃而又恳切地说起来：

“小玉儿，你要成为爱新觉罗家的儿媳妇了，要做四贝勒皇太极的妻子了，你马上就要做新娘子了。怎么还能像在家中那样，随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随着心意弯弓射猎，驱马叼羊，挥杆套驹。这是在送亲的队伍里，这里有罕王努尔哈赤派来迎亲的贝勒、贝子。你要是还像在家做姑娘时那样，不知珍重，不懂礼法，像刚才那样马上马下的张狂，传到你婆家，人家会笑话的，会在背后说闲话的。”

“阿爸，我不出嫁，我要陪着您，您身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了，您得需要有人服侍。”小玉儿撒娇地说。

“净说傻话！哪有不出嫁的姑娘。再说，我女儿这么俊俏，又不是丑八怪，八方都来抢着说亲，还愁嫁不出去？就怕你一见到皇太极，就把科尔沁草原忘了，就把老阿爸也忘了。”寨桑故意地和女儿开着玩笑。

小玉儿没有笑，却说：

“我还小呢，为什么这么早把我打发出去，是不是阿爸不喜欢我了。”

“又说傻话！你是我最小的女儿，我最疼你，你的哥哥、弟弟都嫉妒呢。不过，俗话说得好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都十三岁了，已经不小了，是出嫁的时候了。就说你姑姑，你姐姐大玉儿，不也是和你年龄差不多的时候，先后出嫁的吗？她们都做了皇太极的妻子，现在加上你，我们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一家，就有三位女人是贝勒皇太极的妻子。我们这是攀上了高枝儿，是我们家族的荣耀，你要牢记这一点，小玉儿。”

一个年龄仅仅十三岁的女孩子，一个整日在草原上嬉戏的蒙古少女，可以说还没有涉足世事，还未熟谙人际关系，哪里会懂得复杂纷纭的政治斗争，哪里会理解民族之间联姻的微妙关系，哪里知道祖辈父辈把女儿们远嫁的深意。小玉儿不免疑惑地问道：

“我们博尔济吉特氏也是高贵的血统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女儿嫁给满洲人爱新觉罗氏？还要千里迢迢地送到沈阳。”

“唉。”寨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接下去说：“这里边深奥的学问，你爷爷知道，你阿爸也懂得，现在是你需要明白的时候了。而且你做为未来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之一，更要比我们明白得透彻，理解得深刻，知道得全面。这样你才能为爱新觉罗氏中扎下根，不断地巩固住你应有的地位，而且使我们科尔沁部和满洲金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”

小玉儿听着父亲的话，不断地眨动着眼睛，目光里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眼神。

寨桑为了使女儿全面了解她出嫁的重大意义，让她理解自己这次又把女儿嫁给皇太极的良苦用心，就驱马急驰一阵，父女俩远离开送亲的人群，然后让马缓行，以减少马蹄得的嘈杂声，便于二人轻声细语地详谈。于是寨桑从头讲了起来。

博尔济吉特氏在蒙古王公世家中，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姓氏。在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，建立元朝之后，博尔济吉特氏家族，因为是成吉思汗的嫡系，在南征北战、戎马倥偬的厮杀生涯中，屡立战功，多被封为王爵、公爵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把蒙古人从中原赶了出去。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一部分回到了大漠以北，大部分留在了大漠以南的蒙古地区。他们北界瀚海，南倚长城，定居生活下来。

蒙古人离开中原之后，再也没有成吉思汗、忽必烈那时的凝聚力，他们又分崩离析为许多部落，占据一块地盘，各自为政，谁也不服谁的管辖。各个部落之间，为了争夺草场、河流，为了强抢对方的牛羊驼马，经常发生流血的战争。

清太祖努尔哈赤凭借十三副铠甲起家，征战南北，首先征服了女贞族各个部落。

在满洲统一之后，努尔哈赤就有问鼎中原、觊觎明朝皇帝宝座之心，为了解除进军的后顾之忧，首先把争战的旄头指向北方、西方的漠南蒙古诸部。而离身后最近威胁最大的就是科尔沁部蒙古。于是出兵攻打，几经征战，科尔沁部终于臣服。

为了取得科尔沁部的支持、拥护和人力、物力上的支援，而且永不反叛，努尔哈赤决定与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（小玉

儿的祖父)联姻,特命二十三岁的皇太极到科尔沁草原上,把莽古思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(小玉儿的姑姑)亲自迎接到辉发(在今吉林辉南县)扈尔奇山城,举行了盛大而又隆重的婚礼。这是明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的事情。那时离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还有两年。

“那一次你姑姑出嫁,也是我去送亲。她比你可稳重多了,也规矩多了。没有一次像你这样,简直像个生性的小马驹,一会儿窜前独自飞奔,一会儿落后又拼命追赶。你到了沈阳可要好好听姑母的话,她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姑姑嫁给满洲人,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?”小玉儿还是不解地问着。

“自从你姑姑成为爱新觉罗家的人,不仅其他蒙古各部不敢小瞧我们,不再抢占我们的草场,不再掠夺我们的牛羊,就是满州的女贞各部也不敢随意欺负我们,都对我们敬畏万分。我们背靠这棵大树,日子就好过得多了。”

当然,满蒙上层贵族之间互为姻亲,其中更深刻道理,也不是那时的贝勒寨桑能从理论上阐述得十分清楚的。不过从直观上,从切身体验上,他感到满蒙互为嫁娶是不可缺少的。

事实上,满蒙联姻是一种政治婚姻。起初,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八王子皇太极娶莽古泰之女,是用武力征服科尔沁部蒙古之后,必然要采取的抚宁绥靖政策,使联姻成为满蒙联合的重要纽带之一,后来就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,一直贯彻执行,直至这个王朝覆灭。

这些道理,小玉儿是在进入清宫之后,逐渐明白起来,并有了深刻认识,而且在自己掌握了清朝大权,辅佐儿子、孙

子登极做皇帝的时候，也在认真执行。这是后话。

当下，小玉儿又问道：

“十一年前我姑姑嫁给皇太极，后来我姐姐也嫁了他，现在为什么又要把我嫁给他呢？”

这除了满蒙联合这条纽带，双方都感到有不断加强、不断巩固的必要之外，在寨桑的内心深处，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要紧紧抓住皇太极，帮助皇太极，让他继承汗位。

老寨桑知道努尔哈赤已经六十七岁了，由于连年征战，他年老体衰，已进入了风烛残年。而皇太极正当壮年，精力旺盛，体魄强健，足智多谋，善于用人，又掌握着八旗中正黄旗、镶黄旗两个精锐的劲旅。虽然努尔哈赤很喜欢第十四子多尔袞，但是他毕竟年纪小了点儿，当时也不过十四岁。而皇太极战功卓著，握有重兵，也深受努尔哈赤的重视，是辅助罕王处理军国大事的四大贝勒之一。他登上王位的机会可以说比起其他的贝勒、贝子来，也许更多一些。

想到这里，老寨桑对女儿又瞟了一眼，想把她的目光引过来，让她注意听着自己的话。他看到女儿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正注视着自己的时候，就慢条斯理地说起来：

“你姑姑为皇太极主持贝勒府中的整个事务，就够她忙的了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地照顾皇太极；你姐姐大玉儿，从小就憨厚老实，甚至有些懦弱，虽说她也能服侍皇太极，但有许多事情常常谋划不周，考虑不到，惟有你，生来泼辣，主意也多，会体贴人，会照顾人，又善解人意。要靠你好好帮助皇太极了……”

“王爷！”

寨桑还想继续说下去，忽然后边传来了喊声，他和小玉儿一齐勒住了马缰，向后望去。

一匹快马急驰而来，到了寨桑身边勒马急停。来的是寨桑的大总管，他一脚踏镫，一脚刚要甩镫离鞍，下马施礼，就见寨桑一边用手制止，一边说道：

“行进途中，不必多礼，有话就讲。”

大总管在马上双脚踏镫，臀部离鞍，直挺挺地立在马镫上，双手抱拳，举过肩头，来了个打拱礼，接着说道：

“禀告王爷，禀告郡主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是不是该选个地方宿营了？请王爷和郡主下谕。”

这时寨桑和小玉儿才注意地打量起四周来。

一轮火红浑圆的夕阳，就要衔住西边远远的山峦，整个天空抹上了一层绛紫色，无垠的雪野在落日的映照下，仿佛镀上了赤金色，显得那样瑰丽，那样妖娆。不过对于长途跋涉的远行人来说，天确是晚了。

寨桑对大总管说：“你就安排众人，就地宿营吧。”

“不，不要在这里。”

小玉儿立即制止，紧接着用马鞭向前方一指，说道：“还是到前面的树林里去吧。”

大总管盯着贝勒寨桑，想等他做出决定。

小玉儿转头对大总管说：“你去通知大家，都多加上几鞭子，让马飞起来，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前面的树林里。”说完，看了看父亲，又补充说：

“树林里背风，搭帐篷也方便，找干柴也容易，让送亲的

人少受点累，少挨点冻。”

寨桑感到女儿的话有道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就对大总管说：“照郡主的话办吧！”

还没等寨桑把话说完，小玉儿早就松开了缰绳，使劲地给了坐骑一鞭子，让马放开四蹄，率先箭一般射了出去。

二

沈阳，大清门外。

鼓声、锁呐声、各种丝弦声，在城头缭绕，在云际回响，在心田震荡，传进了城中的各家各户，传到了郊野的村村寨寨。

城门边簇拥着队队人群，个个服装整齐，修饰一新，男人背后都拖着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，身穿马褂，马蹄形的袖口，没到了手背。女子都挽着高高的发髻，鬓边插着一朵艳丽的红花，身穿崭新的旗袍。这是后金的贝勒、贝子，八旗的旗主，额駙（駙马）们和公主、郡主、福晋们，在迎接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送亲队伍。

早在前一天，努尔哈赤派去迎亲的大员们，就差人送信回来，报告了送亲人马到来的大约时辰。所以一大早，后金政权的各方面代表人物，都齐集于大清门外，在料峭的寒风中，驻足远望，盼望送亲的队伍早些出现。

大约已牌时分，大清门外不远的村寨边，传来了激越的牛角号声和欢快的鼓乐声以及群马的嘶鸣声。

这时只见一位年近五十上下的长者，把手一挥，高声喊

道：

“燃鞭炮！奏喜乐！”

随着喊声，一挂挂鞭炮炸开了花，空中飞舞着彩色的纸屑，飘散着浓烈的火药香，传播着欢乐的乐音。

在这老者威严的扫视下，人们喜而不乱，欢而不狂。完全按着爵位的高低，辈份的大小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。

这老者是努尔哈赤的第二子代善，是辅佐国政的四大贝勒之一。今天，他代表父王率领兄弟子侄们和各家内眷的福晋（满语，贵族夫人之意）、格格（满语，姐姐之意，特指贵族家的小姐）以及贝勒、贝子们到城外迎亲。

在迎亲行列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中年汉子，他身材魁梧，精神抖擞，面露喜色。这就是今日迎亲的主角，新郎皇太极。多年的征战，把他锻炼成一个体魄健伟的铁汉，风霜雨雪的吹打，使他的面孔显得粗糙，上唇上留着一字短髭，显得十分精神。

皇太极并不是第一次迎亲，而且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妻子了。但是他今天显得特别激动，在迎亲的时候，他不时地翘首遥望，想早一点见到他思慕已久的人。

在一年前，皇太极的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（即小玉儿的姑姑）就常常提起自己有个侄女叫小玉儿，长得俊美秀气，又特别聪明伶俐。大玉儿也不时地夸赞自己的妹妹，说她贤慧懂事，灵巧能干。这就使皇太极活了心，动了情，产生了娶小玉儿的愿望。

今天，久已期盼的愿望就要成为事实了，他怎么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？

正在皇太极呆呆地想着如何成就好事时，忽觉有人推他的臂肘，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十四弟多尔袞，正笑嘻嘻地瞪着他。

多尔袞刚刚十三岁，正是少年英俊、雄姿勃发之时。他说：“八哥，你怎么走神了，送亲的人到了，二哥已经迎上前去了，你还不快去。”

皇太极这才回过神来，向前望去，看到寨桑和所有送亲的人，都已经下了马，正徒步往这里走来。

送亲队伍中，只有一个蒙古姑娘还稳稳地端坐在马上，目不斜视，端庄稳重。不用说，这就是即将做新娘的小玉儿了。

小玉儿虽经长途跋涉，却毫无倦容，香腮粉嫩，双唇如丹，刚毅中透着温柔，飒爽中藏着妩媚。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大眼，正四顾流盼，在人群中搜索。她在寻找她未来的丈夫，她要早一点看看她所嫁的人是否是一表人才。尽管在家中不只一次地听父亲描绘过皇太极的模样，但终究想像不出具体的形状来。父亲说他像草原上的雄鹰一样矫健，似奔腾的骏马一样雄伟，如越涧穿山的豹子一样勇猛，可是从未见过面，没有切实的形象可以捉摸，脑海中勾画不出一个真切具体的形影。这个将要成为她终生依靠的丈夫，蒙古少女怎能不想急切地见到呢？一刹间，小玉儿竟也走了神儿。

大贝勒代善同贝勒寨桑见过礼之后，就说：

“给贝勒道喜！”

“同喜，同喜！”寨桑满面春风，一面高兴地说着，一面拱手向代善和其他贝勒答礼。

代善关切地问：“天气寒冷，路上受冻了吧？”

寨桑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冷不冷，何况现在早已过了惊蛰，若不是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，路上早就现出了车辙印迹，‘惊蛰见辙’嘛。再说我们蒙古人住帐幕，牧牛羊，从来不知寒冷为何事！”说着就朗声地大笑起来。

代善连说：“豪爽！豪爽！”不禁也陪着笑了起来，笑过之后，忙说：

“贝勒和郡主一路风餐露宿，鞍马劳顿，当是十分辛苦，请到客馆安歇，稍事休息。父王已在大殿准备接见各位。”说完，向皇太极一挥手：“请贝勒皇太极拜见科尔沁部贝勒。”

皇太极正在心中揣摩着对寨桑的称呼。若是从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那里论起，寨桑是嫡福晋的哥哥，是自己的大舅子，应跟从嫡福晋的称呼，叫他一声“大哥”；可是从大玉儿和眼下就要成为自己的妻子小玉儿那里论起，寨桑是她们的父亲，是自己的岳父，跟从她们的称呼，按着蒙古族的习惯，应该叫他一声“阿爸”。他在忖度着，权衡着。为了取得蒙古各部对自己的支持，也取得大玉儿和小玉儿对自己的欢心，他决定对寨桑以岳父相称，以后根据不同的场合再灵活变通。

此时，寨桑也正在心中捉摸着，不知道对皇太极称呼什么好。从妹妹那里论起，该叫一声“妹夫”；不过，他已是自己两个女儿的乘龙快婿，从女儿那里论起，就应叫他“姑爷”。但他又知道皇太极是王子，身份很不一般，不能按自己的心意坏了王府的规矩。他又想起了临来之时，在家中对此事的议论。那时小玉儿就说：一定要让皇太极叫自己“阿爸”，即或见面那天不叫，以后也一定想方设法让他叫，不然就不依他。这到弄得老寨桑一时没了主意。